

Formosa 發現台灣系列
圖文卷 ①

台

邱彥貴、吳中杰 著

The Map of Taiwan Hakka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籌備處主任 徐正光專文推薦

客家地圖

正考



台灣客家地圖 The Map of Taiwan Hakka

作者 邱彥貴 吳中杰

美術設計 徐璽設計工作室

主編 王思迅

責任編輯 張海靜 黃琪雲

發行人 郭重興

出版 貓頭鷹出版社

電話 (02)2356-0933

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

網址 <http://www.cite.com.tw>

電話 (02)2396-5698

傳真 (02)2341-9818

郵撥帳號 18966004

公司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字樓504室

電話 (852)2508-6231

傳真 (852)2578-9337

新馬發行所 城邦(新馬)出版集團

地址 Penthous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603)2060833

傳真 (603)2060633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1年5月 初版

定價 380元

ISBN 957-469-445-3

台灣客家地圖 / 邱彥貴, 吳中杰作. -- 初版. -
- 台北市：貓頭鷹出版；城邦文化發行。
2001[民90]
面： 公分

ISBN 957-469-445-3 (平裝)

1. 客家

536.211

90006395

台

The Map of Taiwan Hakka

客家地圖

臺灣

推 薦 序

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和台灣客家人，族群研究對我而言一直是困難的課題。

身處多族群互動的社會情境，在某些層面，往往我們的意志、思考、價值都已經是族群社會、族群關係的產物，因此，族群研究多半難以避免成為族群政治的一部分；而學術研究卻又意味者要在一個阿基米德點上做客觀的觀察、描述或解釋。族群研究不但要在這種矛盾的處境中前進，甚至要有意識地在研究中自我揭露這樣的窘困，而避免讓研究本身成為一種有特定圖謀的政治活動，這是第一個困難之處。另一方面，對族群的掌握，往往必須以某些特定的描述為之，在變動、流動的森然現象中取其一瓢；這種工作不但要能禁得起一些關於本質論的批判，而且又要避免墮入不斷解構的虛無主義，這是另一個困難之處。

過去，我曾參與推動一些關於客家的研究活動和社會運動，也在一些範疇裡做了研究。在這些經驗裡，發現一些年輕輩的工作者反而能以健康而坦蕩的態度，避免了一些族群研究的地雷，並且提出令人欣喜的觀察角度和工作成果，《台灣客家地圖》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來的客家研究，似乎慢慢有了一個初步的共識，就是從羅香林式的族群中心論走出來，而以更寬廣和包容的角度看到客家族群內部的異質性，更加關注客家與相關族群的歷史與社會互動，也更注意到經濟社會層面對客家文化的意義。也就是說，多元文化論的價值與現象論的方法，已經越來越成為客家研究和客家運動的主流，我認為這實在是非常可喜的發展方向。

以這本書而言，兩位作者有意識地避開「血統論」、「優越論」的迷思，從歷史社會和歷史地理的角度，帶領讀者發現台灣客家的豐富樣貌，他們的許多研究和看法，都足以打破其他族群乃至客家人自身對客家的刻

板印象。例如，一般印象中，客家人只是分布在桃竹苗、東勢和六堆地區，但作者以前人和自己大量的田野成果，補充了台北地區、宜蘭、台中與雲林、嘉義和恆春地區的客家分布。並且，在這個「導覽」的軸線上，同時發掘客家次分類（如四縣、海陸豐、饒平、詔安、大埔等）的分布與流動，客家與漳、泉、原住民乃至戰後外省族群等，在歷史上的衝突、合作與文化上的互動、涵融。這其中大量的細節、故事，鋪陳了色彩繽紛的族群圖像，像馬賽克般拼貼在台灣的地圖上，更像隨時流動變異的萬花筒。我想，這樣打破成見的寫作，應當可以讓普通客家讀者改變自我刻板印象而歷經一場成長。

我也想像，當一個非客家族群的讀者，原先企圖透過本書印證平日對客家族群的習見與印象，卻在閱讀的過程驚訝不斷，不但經歷了一場常識斷裂的過程，甚至反身閱讀出自我的族群位置。如果讀者能進一步與作者對話，尋繹作者隱藏的企圖，應當會欣然地延伸去省思族群關係，開拓自我的文化接納能力，而讓本書的閱讀經驗成為台灣多元文化運動的參與過程。

過去，關於客家研究的書籍，往往在強調「客家本色」的同時，將客家本質化為鐵板一塊，或在反污名的企圖下，將客家建構為另一種沙文主義。這樣的問題其實也是任何族群運動難以避免的危機。正因為這樣的危機感，讓我對本書兩位年輕作者的企圖和用心深為感動。雖然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本書的某些論斷容或有過火或缺漏之處，但在台灣族群議題紛擾之際，他們的確提出了極為值得閱讀與對話的課題！

我盼望台灣多族群的社會裡，還會有人持續努力這樣誠心誠意的寫作。

二〇〇一年五月

作者序

十八歲時，平日我前往桃園市通學，假日偶爾和家人去新竹市走走，南北不超過這兩個縣治，之前的生活領域當然更小。另外，我知道向東穿過好多茶山、柑園，真正入山後會碰到泰雅族，西邊不遠處過了福佬人的村落就是海峽，東西兩側對我而言是「近而不親」。這個區域大抵是桃園台地吧，是當時的我，以及我父母親世世代代活動的空間。

十八世紀中葉前往北台灣的移民潮中，有一個來自閩南，卻口操客話的移民，帶著他五個兒子，到現在被劃為中壢市三民里的樹林山下開墾，這個人是邱國雙，我的來台祖。當地起初的寥落自「三座屋」的地名可想而知，但子孫繁衍後，儼然一個大宗族聚落。我祖父在一九三〇年代可能迫於幾分薄田難以為生，舉家遷往新竹新湖口，這裡是縱貫鐵路線西移後的新興市鎮，家母即是世居於此的陳四源派下。湖口可以算是海陸客話北片的核心，大抵鳳山溪到社子溪間大部分的人都講這樣的話。除了我祖父的濃重福佬腔，以及每年返回三座屋掃墓、祭祖時，聽得半懂不懂、不是四縣也不是福佬的另一種話。讓我稍覺有異。

一直到大學時，才知道原來三座屋宗親說的是詔安客話，我講慣了二十年的海陸客話，其實是母方的語言，名副其實的「母語」，而非父系的「祖宗言」。原先就清楚講海陸的人比講四縣的人少，那時才獲悉自己更處邊緣，甚至如同研究結果，詔安客話已瀕臨消失，我是其中一員。

讀碩士時主修滿洲研究；一個一九一一年以前全盤支配政權的統治族群，到了我一九八五年的課堂上時，幾乎被視為死去的語言、消融的文化。而當時的台灣，政治社會改革運動聲勢已大，且延續至今，其間我們的身份認同漸由中國人轉化成台灣人，再被離心成「非」台灣人，因為語

言不是「台語」。殊為詭譎地，己身、所學與時代的三重節奏，我與所處的小環境、大環境，竟然異頻共震，如此埋下寫這本書最初的可能動機。

原來就有太多作台灣研究的朋友。加上三十歲前後開始，因種種因緣，被「拋擲」到宜蘭、嘉義、恆春、雲林、台東等地去作調查，在經歷十年的信仰與族群、組織主題後，腦海中竟浮現出一張潦草的台灣客家地圖，後來有幸結識鍾情於語言與社會關係的中杰，且逢貓頭鷹出版社規畫「發現台灣」系列，於是這本書終於具體成形。

中杰對這本書提出的初稿其實高於我的字數，我更要感謝他的毅然首肯與持續努力，讓這本書的完成成為事實。其中若干內容與觀點，有時我們彼此一致，但也有討論、爭辯甚至到彼此保留卻尚待定案的部分，現在則要請更多讀者來評斷。尤其，文字「神聖化」的時代恐怕過去了，擺在你面前的僅是兩個人的看法。

這是一本讀者要負相當大責任的書，因為我這個作者可能太失職了，而且在編輯過程中太偏執已見。但我還是要鼓勵你，因為想真正的認識台灣，就從發現台灣客家開始。

印言貴

辛巳四月

作者序

出生在本土議題未能公開討論的年代，只知道自己是個「廣東人」。雖然小學時已經常接觸香港的流行歌曲，早就明白香港、廣州人所說的「廣東話」，和我祖父、父親講的方言相當不同，卻沒想過自己為啥也算「廣東人」。有時家裡會收到「嘉應五屬」會刊，翻閱後依稀了解偌大的廣東省裡，有五個縣的關係特別密切；偶然間看到國中同班同學的籍貫表，發現這個五十人不到的小班級，嘉應五屬除蕉嶺縣以外全部到齊！原來我們「這種人」還不算少呢。

高一時經歷「還我母語」運動的震撼，才明瞭台灣各地都有一些說「客家話」的「客家人」，他們之中許多人所使用的「四縣腔」，跟我家的方言大同小異，差別的是他們來台兩三百年了，我只不過是來台第三代。猶記得大二那年，在美濃金字面山下，一位八十多歲的老農激動地緊握我的雙手，因為我們同樣姓吳，同樣來自五屬中的平遠縣。但當他問起「我係二十三世，汝係幾多世喏？」我被問住了，因為過去不曾探索過自己的家族，只好胡亂應道：「二十七世」。心有靈犀，回家一查，發覺我還真的是吳氏入閩後第二十七世。

或許是高中時愛看國內第一個客語節目「鄉親鄉情」的關係，總覺得每周收看客家鄉鎮巡禮的單元意猶未盡；我這個生長於台北都會的城市鄉巴佬迫不及待地想去各地客家庄走走看看。就這樣一頭栽進客家社，大學同窗都說我是「客家系，工管社」，很少在工管系上出現，卻常在南北客庄間穿梭。

也或許我原是個「局外人」，不屬於任何一處客庄，更能敏感地意識到北、中、南、東部客屬語言文化歧異性。所謂「客家」也者，恐怕是個最大公約數的統稱，至於那些除不盡的餘數呢？怎樣算是「客家」的，怎樣不算？這個疑問引領著我，走上往後十年的探索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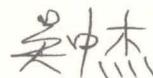
第七小組工作站的鍾永豐、鍾秀梅、李允斐，帶給我豈止是水庫或是美濃，更將我推送上前，叩開走向大社會之門。在他們的鼓勵和督促之下，我嘗試將田野心得化為文字，台灣立報的專題追蹤版遂有霄裡、關西、美濃、客家女性等寫作的積澱。至於在客家語料方面的累積，大三時順利地在清大發表了論文，激發我繼續研究的決心。

隨著北市議員選舉，為客家候選人助陣後的挫敗，以及進入建築與城鄉所之夢的破滅，我還是回到長駐觀察的素樸田野；新竹小城北埔是我的中繼站。爾後在輔大語言所期間，和林欣慧合作的屏東平埔研究案，我跨出只鑽研客家的藩籬，欣賞島內另一個族群渾厚的生命姿態。

在鄭良偉、姚榮松等本土語言研究者的召喚下，來到師大華語所的我，更為積極地結合了學業和興趣。不唯台灣，夏威夷、馬來西亞、中國大陸的客家容顏，在此期間一一與我相遇。當然，相遇的還有閩客語學者張光宇教授，以及說出「中杰，我們要站起來」的張雅音，是他們激勵我到清華語言所繼續深造。在國際客家學會場外，主動向我「搭訕」的邱彥貴，怎知成了日後幾年客家研究上的親密搭檔，又怎知兩個人還會合寫一本客家的書？

一切似乎都是機緣，但卻又不只是機緣。想起《棋王》裡引的那闕宋詞：「少之時，我愛秦淮，事到頭來夢一場」，「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

是的。秦淮夢一場，空王，猶當自禮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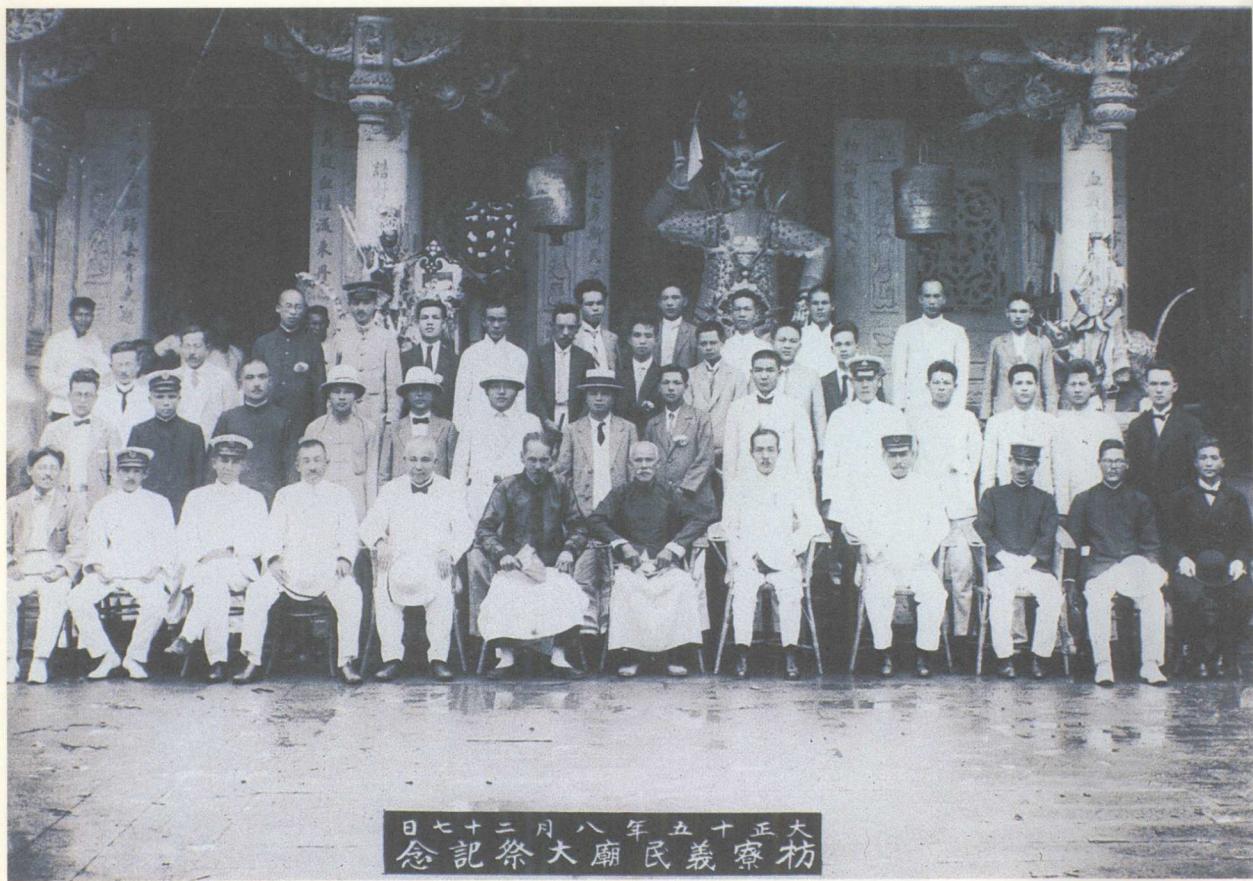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五月



婦女髮髻／呂誠敏提供



湖口老街 / 呂誠敏攝



正大廟義民祭記念
日七十二年八月廿七

義民祭典／張福普提供



美濃舊景 / 李秀雲攝



菸草採收／呂誠敏攝



勤收力穫／李秀雲攝



畝間童年 / 李秀雲攝



上家下屋／呂誠敏攝